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 第九回 贈衣銀賢母憐貧 縊羅巾淑媛謝世

卻說鄭氏聽見「宗孔」兩字，便把雙眉一豎，兩眼一睜道：「那天殺的又幹甚麼來了！」祈富道：「我們黃泥岡上，種的芋頭，都被宗孔舅老爺帶著幾十個人一齊掘去了。」凌氏聽了，只是氣的搖頭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祈富又道：「小的上上去攔阻，倒被他拳打腳踢的打了過來，此刻還痛著呢！」天來歎道：「掘了去，就算了，還爭甚麼呢！」祈富道：「今日已是八月初六了，不到幾天，就是中秋，要用呢。」（粵俗：中秋，於月餅外，復煮芋為餌，鄉俗如此，不知其何所取義也。）天來道：「今年買來用就是了，自己家裡，用得多少呀！」祈富只得退了下去，嘴還咕噥著道：「他掘又不好好的掘，把一個黃泥岡掘個稀爛。」天來只看不聽見，一面還是吃飯。只見鄭氏右手拿著筷子，左手拿著飯碗，呆著臉，望著凌氏，一言不發。歇了一會，將筷子一放道：「姑太太，你們甥少爺也太好說話了！怎麼說掘了就算了！只管這樣隱忍下去，將來越慣得他們膽大了！暖！這是哪裡說起，他們這麼鬧，好叫我在這裡吃也吃不安呢！」天來道：「舅母說哪裡話來？雖然同是一般親戚，好人自是好人，何必芥蒂呢！」說話間，大家吃過了飯，鄭氏又對凌氏道：「姑太太！我想凌家子弟，大半都是強橫兇惡的。易行在這裡，天天出去，恐怕被他們教壞，我又是婦道人家，不能時時跟著他，想叫他離開這裡，卻又無處可去，我想求甥少爺，在省城同他謀一個粗工生活，叫他去，橫豎在家裡也是窮，工錢是不必計較的，好叫他離了靛缸，染不著顏色……」天來不等凌氏說話，連忙答應道：「這好極了！我明天就要動身到省城去，就叫舅父同著去，先在我糖行住下，等一有了機會，我就薦他事情。」鄭氏連忙謝了，便要回去。凌氏念她窮苦，又給了她二兩銀子，幾件舊衣服，兒媳婦們也體貼老人意思，各有所贈。夫妻二人，千恩萬謝的去了。到了次日，易行果然過來，跟天來到省城去，不多幾時，天來就薦他一個事。到後來，梁、凌兩姓，鬧了個九命訟案，等到奇冤伸雪時，一班強徒，沒有一個倖免的，只有易行未曾混入強徒隊裡，一絲也不曾帶著，這就是鄭氏賢慧所致。此是後事，表過不提。

且說到了中秋那天，家家絃管，處處笙歌，好不熱鬧。此時正是平了「三藩」，廣東經過兵燹，元氣初復的時候，正是從兵亂中過來，重睹昇平景象。廣東風氣，中秋這天，家家屋上，高豎彩旗，也有七星的，也有飛龍的，五色繽紛，迎風招展。到了晚上，還高高的豎起無數燈籠，爭奇鬥異，好不繁華。凌氏到了這一夜，率領兒媳孫媳孫女，在庭前賞月，諸人又極意承歡，只見一輪明月初升，萬家燈火齊放，好不心曠神怡。忽祈富報到，凌小姐到了。凌氏一眾聽說，倒吃了一驚。你道是哪一個凌小姐？原來就是貴興的妹子桂仙，當下劉氏等只得迎出來，桂仙步入中庭，先對凌氏賀了節，然後一一相見入座。凌氏道：「自從你哥哥同我們作對之後，我們兩家，只有爭吵，沒有往來許久了，至親居然變成仇敵了。今夜是甚麼風，吹得賢姪女來？」桂仙未曾開言，先歎了一口氣道：「這也一言難盡！」說著，便撲簌簌掉下淚來。歇了一歇道：「姑媽！我父親當日，雖然說發的是橫財，卻是順理成章，自然到手的，並不是悖入之物。怎奈生了我這個哥哥，近來我看見他的舉動，很是擔心，恐怕不鬧到滅族還不止呢！」凌氏道：「這是姪女說的太過了！他不過同我家作對，何至於象姪女所說的呢？」桂仙道：「姑媽有所不知，我同嫂嫂兩個，天天看著他的行為，十分擔驚受怕，起先他們到姑媽這裡來騷擾，甚麼抬了空棺材來破壞墳地咧，畫白虎咧，這都是宗孔叔叔的主意。後來聽說又拆了府上的後牆，這也是宗孔叔叔做得，我哥哥事後才知道。那時我約了嫂嫂，屢次勸他，遇了他清醒的時候，還點點頭。自從那天約了多人，搶了表兄的銀子之後，就大不相同了。那天他搶了銀子回來，我在屏後張看，只見他當中坐著，宗孔叔叔同爵興那狗才……」凌氏道：「哪個爵興？」桂仙道：「就是區家表叔，姑媽怎麼忘記了？」凌氏道：「哦！就是他，我見你罵他狗才，倒把我鬧糊塗了。他便怎麼？」

桂仙道：「他兩個分左右伴著，還有那十多個，是在底下，雁翅兒排列著兩旁坐下，他只說得一聲，每人給十兩銀子，那十多個人，便立起來，一字兒排在下面，對他深深作了個揖，嘴裡還高聲唱道：『謝過大爺！』他卻端坐在那裡，一動也不動。等那些人謝過了，他才呵呵大笑，站了起來。姑媽！你說這是個甚麼樣子！」凌氏道：「好呀！在家裡做起戲來了！」桂仙道：「姑媽！這不成了個山賊強盜的行為麼？我也不明白，他為甚麼就變到如此，後來叫了喜來來，逐細盤問，方才知道是爵興那狗才，不知在哪裡買了一部書來給他看，這部書叫做甚麼水滸，他看過一遍，那狗才又天天來同他講究，批評那書上的人物，說甚麼『及時雨宋江，只為疏財仗義，結交天下英雄，到底在梁山泊，坐了第一把交椅，那百萬家財的玉麒麟盧俊義反屈在第二。倘使他當日早見機，怕這第一把交椅，不是他的麼？後來鬧到皇帝也怕了他們，降詔招安，一一授職，所以想做大官，要先造起反來……』姑媽！你想這還成個話麼？他聽了這些話，就同瘋子一般，從前招接的，還不過是 본家幾個窮兄弟，近來竟有許多面生得人，外路口音的，也一般招接到家裡來了。我今夜來還有一句要緊話照，方才他又招了不少的人，在家賞月，煮了兩三擔芋頭，在那裡狼吞虎嚼。我又到屏後去張望，見有兩個惡狠狠的面生人在那裡，聽他同眾人說，等新稻熟了，叫那一班人到府上北沙那一段田上去搶割稻穀，還說：『搶了來，你們只管大眾公分，我是一顆都不要的。鬧出事來，有我大爺擔當呢！』為此特趕來，給姑媽送個信，好早早防備著他。」說罷，便要辭去。

凌氏道：「何妨再坐一會，就在此賞月？」桂仙道：「我是私行出來的，家中除了嫂嫂之外，沒有人知道，要早點回去。」說著站起來，又對凌氏道：「姑媽！我有一件事，要求姑媽照應。」

凌氏問是甚事，桂仙道：「萬一將來我哥哥真個鬧出亂子來，求姑媽看我父親面上，照應他一點！」凌氏歎道：「他不來糟蹋我，已經夠了，我哪裡能照應他呢！」桂仙道：「這句話只當我白說的，姑媽且放在心裡，將來或者用得著，也未可知，我今夜回去，打算痛痛的勸諫他一番，他聽了便好，要是再不聽時，我也不願意再拿這雙眼睛去看他了！今番回去，只怕不能再見姑媽的了！姑媽！你萬事都看我父親面上吧！」說著哭了出來，對著凌氏叩下頭去。凌氏連忙扶住道：「好孩子！不必如此！也不必傷心！你姑嫂兩個，好好的勸他，沒有勸不好的！」桂仙含著淚，辭了回去，不提。

且說凌氏等送桂仙去後，大家歎息一番。到了明日，凌氏便請翰昭過來，告知凌貴興要搶割北沙田稻，求他去知照各佃戶，小心提防。翰昭道：「他既來搶割，一定帶了兵器；這些佃戶，哪裡抵擋得住？只好去稟報了千總衙門，請他派幾名兵去防守，說不得要花點小費的了。」凌氏道：「如此最好，就請叔叔走一次罷。」翰昭就到千總衙門去，報知黃千總，報說「有田地一段，坐落北沙地方，近日聞得有人要來搶割，求派幾名兵去彈壓」，卻又不敢說出凌貴興來。黃千總笑道：「朝廷養兵，是捍衛閭閻的，不是代人看守田地的。我這該管的地方多著呢，倘使家家的田，都要看守起來，我這幾個兵還不夠呢！」翰昭無話可答。黃千總又道：「這樣吧，果然有人來搶時，你即刻來報，我便帶兵同你去拿人吧。」翰昭只得謝了出來，回去告知凌氏，大家束手無策，連那知照佃戶防備的話也忘記了。這且按下不提。

且說桂仙別了凌氏，回到家來，見了嫂嫂何氏，備細告知一切。恰好貴興吃得酩酊大醉進來，桂仙不便久坐，便回房裡去了。次日一早起來，趁貴興尚未出去，便過來同何氏兩人，百般的勸諫，起先貴興聽了，尚不言語，到後來便慢慢的強辯起來。末後，桂仙說話當中帶說了一句「爵興那狗才」，貴興便跳起來罵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表叔都叫起狗才來了！倫理也滅了！你還勸我呢！」說著頭也不回，一直出去了，仍舊同那一班強徒混鬧。到了晚上，月色甚好，又同眾強徒歡呼暢飲，爵興定了議，從此之後，除宗孔之外，不論何人，都要叫貴興做「大爺」。

貴興道：「別人可以，表叔，你是外親長輩，我不敢當，你還是叫我一聲『賢姪』吧！」於是眾人大爺長大爺短的，叫得貴興手舞足蹈起來。正在這裡樂不可支，忽聽得後面一疊連聲叫救命。眾人大驚失色，貴興往裡就跑。

未知是何事故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